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熙朝新語 第十二卷

康熙間，特恩開千叟宴。自王大臣以及士庶，年六十以上者皆預。乾隆間，高宗復舉行曠典。與宴人數視昔加倍，年九十以上者，召至御前侍食。天顏和煦，恩賚優隆，一時杖朝而出，感頌皇仁，歡騰閭巷。又乾隆四十八年，普宴宗室於乾清宮。自王貝勒至四品頂戴者一千三百八人，有事不與宴者五百六十九人，各賜如意、朝珠、文玩、綺帛、銀兩有差。國家養老親親至意，實為曠古所未有。乾隆三十八年二月，命開四庫館，校定永樂大典。訪購天下奇書，著各省督撫探訪彙集上於朝。仍命翰林注明月日，俟呈乙覽。辦竣後乃給還本家領回。書進時，派總裁總纂等官辦理。書成，欽定為《四庫全書》。此漢唐以來未有之盛舉也。

於時在朝諸臣及各省紳士紛紛奏進，惟鮑士恭、馬裕、范懋柱、汪啟淑四家多至六七百種，上嘉之，賜內府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一部。其朝臣黃叔賢、勵守謙、紀昀，紳士周厚堉、蔣曾瑩、吳玉墀、孫仰曾、汪汝璣等，各進呈一百種以上，賜內府初印《佩文韻府》各一部。

昌樂閻懷庭循觀少穎敏，讀書過目不忘，年十八舉於鄉。

其學一以程朱為宗，而孝行尤篤。少而孤，及長，每承祭，哀慕累日。其父母墓卑濕，值霖雨，眾水交匯。每夏秋之交天將雨，輒不食，繞墓哭，以是致羸疾。後行營乞假，卜吉兆而遷焉。後登乾隆己丑進士，官吏部主事。

滋陽半真谷運震，雍正癸丑進士。乾隆初薦舉博學鴻詞，廷試未取。後官陝西秦安、平番等縣，有政聲。嘗與人書云：「僕為縣官有三字，曰『儉簡檢』而已。儉者，薄於自奉，量入為出。所謂以約失之者鮮，此不虧空不婪贓之本也。簡者，令繁則民難遵，體冗則下難近，一切反之。母苛碎，母拘執，母聽陋例，母信俗諺。儀從可減則減之，案牘可省則省之。檢者，天有理，人有情，吏部有處分，上司有考課，豪強將吾伺，奸吏將吾欺。入一錢乙諸簡，將毋納賄。施一杖榜諸冊，將毋濫刑。此檢字訣也。」後年五十三，無疾而歿。歿之前數日，屢夢游金碧樓台，醒語家人曰：「吾將尋吾好夢，設不醒，慎勿驚。」果唾去。豈慧業文人赴玉樓之召耶？抑醇儒循吏歿而為神耶？未可知也。

納蘭慎齋峻德詩格幽秀。嘗寓盤山天城寺，與水月庵僧然西以詩往還，係於小犬之項，云：「相望一峰隔。相呼恐不聞。

寄詩憑小犬，好去度深雲。」僧答詩有「昔有鴻傳信，今憑犬寄書」之句，蓋不知陸機黃耳、千歲掌白犬故事也。但犬寄詩則古所未有，可為廖融添一詩奴。

金匱梅裡黃氏女，年十九歸同里吳希言。三年生一子，甫三月，希言與其子相繼歿，姑以哭子及孫亦歿。翁名德星，故疏曠，不善治生。黃哭慰之，盡賣嫁時衣以供甘旨，且買妾進焉，翁憐其誠許之。妾入門五月，甫有身而翁又死。黃仰天呼曰：「吳氏之祀斬矣，天若閔子志，奪子算而畀吳氏以男也可。」既而妾果舉子，不三月妾復去帷。黃自抱翁子於懷，哺以糜，啼則以乳就之。時黃已喪兒兩載，乳絕渾矣，無何乳忽至，遂終乳之。人謂黃氏一女子，於翁為忠為孝，丁夫為節，於翁子為慈，其行卓有可傳者。觀於絕乳復生，不可謂非誠之所感也。

崑山曹孝子起鳳，父子文，賈於蜀，歲寄金銀歸，俄而耗絕。孝子年十六，遇蜀客雲其父已死，然弗知死所。孝子大慟，將往求父骨，貧不能行。長洲潘君為贈贖以百金，遂就道陸行，由豫入秦至蜀，南抵滇界，西達金川。書牒於背，逢人輒哭，訴所由，久之無知者。金盡反成都，乞於鄉人之為客者，合助之，又得數十金。孝子大哭曰：「此行不得父骨，金無由再致，吾亦不復生還矣。」乃禱於諸葛武侯祠，神示令東向行。失道，七日無人蹤，及西陽，積雪盈尺，足跣不能前，踏土穴中兩日。

有士人項生、許生過之，郡鴉繞穴而鳴，異之，見僵屍氣微屬，視背牒誌曰：「孝子，孝子。」掖以歸。灌之蘇，問故止宿，進酒肉。孝子弗食，曰：「不見父棺，不食此矣。」其夕夢經荒原，一老父與數人坐林中，見孝子至，撫掌大笑，語曰：「月邊古，蕉中鹿。兩王申，可食肉。」覺而志之，遂辭去。兩人留之，不可，借送之行數里，不忍別。忽經荒原如夢所見，白楊下有棺累累然。孝子心動，泣不止。兩人問故，語之夢。兩人曰：「有微人胡姓者居此日久，相距不遠，盍往詢之？」從之。見胡生，良久曰：「噫！信，頗記十年前，鄉人曹姓客死，殯於是，以所遺牙牌納棺中，其殆是乎？然非自諸官莫驗也。」

遂引訴之西陽巡檢，白州牧，飭里長，察諸棺多有主名，而一棺獨無。啟棺見骨，孝子漬血驗之，沒骨，棺有牙牌，文曰：「蕉鹿。」孝子曰：「是矣。月邊古胡也，蕉下鹿牌也。何疑乎？」遂撫棺大哭。收骨行，項生，許生為設祭，祭畢以饅肉食孝子，曰：「向子之不食肉者，以未見父棺耳，今則既見矣。」

憶與子遇十六中在壬申，今六十有一日，又值壬申。夢盡驗矣。豈非天哉？」孝子再拜，謝兩人交餽之贖，遂負骨歸。過洞庭湖，風作，兩日不得渡。同舟者疑之，且大索。孝子恐，禱於洞庭君，風立止。既歸葬其父，廬墓以終。乾隆四十九年卒，壽七十二。長洲莊太守學和作《曹孝子紀略》。

李眉山錯，正黃旗漢軍人，官筆帖式，少司寇輝祖之子，祖國索額圖之婿也。家世貴顯而性耽清寂，偕其配隱居盤山鹿青峰下，號「鹿青山人」，又號「焦明子。」喜行無人徑，嘗歷溪谷中，犯雨雪遇蛇虎不顧也。歲一至教郡，留一二日輒歸，人罕見其面。時謂有靜癖。詩文古奧峭削，自辟門徑，視世之以篤花為國妝，以紅粟為法物者。超然遠矣。

丙辰詞科之徵，有祖父以己未鴻博起家，而其後人復膺薦辟者三人：秀水朱竹垞檢討孫稻孫，華亭王文恭公孫祖庚，宣城施愚山侍讀孫念曾。兩世俱應大科之召，亦盛事也。

西人測算法本於《周髀》自中士失其傳，西人改易名目以衍其術，世遂奉為絕學。餘姚邵子政昂霄通中西之術，推測布算，細析豪芒，手制儀象，西人見者咸服其精巧。著有《萬青樓圖編》十六卷，專論天文算數之術，分十有四目，皆援引漢晉以來天官家言，及歐邏巴之說，頗為精密。

歸安沈東甫炳震世居竹墩，為東南望族。東甫少時即淬厲於學，為諸生有聲，屢因場屋。遂謝舉子業，專攻古學，於經史子集多丹黃鉤纂，考訂博辨，而《新舊唐書合鈔》二百六十卷，尤生平注力，積十數年而成。丙辰應召試不遇，歸。後錢香樹司寇以《唐書合鈔》奏聞，奉旨付詞館採取刊刻，頒布天下。時東甫已歿，可謂鬱於生前，榮於身後者矣。

綿州李雨村調元，乾隆癸未進士，改庶吉士。至丙戌春，同年崇慶何希顏明禮計偕入都。抵寓甫一日，即夢見李端坐堂上，然燭翻書，書中所載隱約皆官爵姓氏，煌煌大書，旁若有神護持之者。意此中秘書非人間有也。已而李散館，改吏部主事，始悟何夢中所見乃銓部官冊耳。

儀徵張孝女巧姑，父曰天相，病痺不能起立，兩兄傭他所，孝女獨與父居。乾隆九年正月十八夜，比鄰不戒於火，火延及門。孝女狂號負父出，未及門而僕，與父俱死，年甫十四。明日，出其屍灰燼中，猶肩承父屍，握父手弗釋。邑人建石幢，書孝女死父狀，志其處。謹錄之以俟採風者（按：孝女事，於嘉慶三年，縣丞申淑泮濬得石幢，聞於邑令，申大吏入奏，得旌曲。都轉曾公燠為文記之，並係以詩。後邑令屠琴鳴倬亦書其事，並作歌焉）。

長清曾孝女衍綸，宗聖裔也。父尚增以庶吉士出為知縣，累遷知郴州。衍綸年十一，從父於官。母病痿不能起，衍綸侍湯藥，凡四載不少休，衍綸憊甚。一夕，母謂衍綸暫假寐，命老嫗秉燭侍幃側。火然及幃，老嫗突出呼救，衍綸突火入抱母號。父自外聞之，趨至，亟呼救者挾衍綸出。衍綸齧其手至骨，挾者痛釋手，衍綸大呼曰：「速救夫人，夫人出我乃出。」已復突火入。而煙幕牀，救者不得入，遂與母俱燼。既滅火，衍綸身覆母，攀結不可解。此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事也。巡撫聞於朝，得旌如制。郴人為祠祀焉。

乾隆二十九年，蘇州樂橋有李氏子，每晨鬻菜於道，得錢以養母。一日，拾遺金一封，歸而遺其母。發之，內題四十五兩。母

駭而卻之曰：「汝一窶人，計力所得，日不過百錢，分也。今什伯之不祥，且彼遺金者或別有主，遭鞭責死矣。」促持至其所。遺金者適至，語以故，還之。其人得金立馳去，市人怪其弗謝也，賂之，令分金酬賣菜者。其人不肯，詭曰：「矛金固五十兩，彼已匿其五，又何酬焉？」市人大嘩。有司過而訊之，佯怒賣菜者，鞭之五而發金。指其題謂遺金者曰：「汝金故五十兩，今題四十五兩，非汝金矣。」以授賣菜者曰：「汝妄得吾鞭，以是償汝。且而母所謂不祥者驗矣。」促持去。

一市稱快。宣城湯鵬千偉，康熙二十九年領鄉薦，至乾隆初始得選江寧教諭。年已七旬，天真爛漫，若童子然。夏月葛衣搖扇，與群兒嬉，或上樹撲棗，童子環啖之。湯曰：「盍留苦敗者償老子勞耶？」其風趣如此。時學舍穿漏，每大雨，湯輒持傘坐承溜下，白髮淋漓。客駭問之，則蹙然曰：「大成殿未修，先聖露居，某敢即安乎？」紳士聞之肅然，未幾，爭相營構，宮牆煥然。

乾隆四十三年夏，劉文正公為東閣大學士，早朝至東華門，在肩輿中端坐而逝，鼻垂五箸長尺餘。戶部尚書額駙福公隆安奏聞，高宗震悼輟朝。即日，聖駕親至東直門陽邸臨其喪。時文正子墉官江西按察使，未歸，上撫其孫慰之。諸大臣勸上回蹕，上哭至乾清門，流涕謂軍機大臣曰：「朕失一股肱矣。」

可想見聖主賢臣，明良契合之盛。

乾隆三十一年，吳縣張西峰書助以舉人就挑得知縣，行捧檄出都矣。及會榜發獲雋，廷對竟得大魁。以知縣中狀元，奇遇也。相傳是年西峰公車未發時，資斧無措，商於至戚某翁。

翁故盛德，然力無以應。吳中有所謂七賢會者，每人各出金若干，以六赤置盞中，覆而三搖之，彩勝者先收金，而後稱息以償。數月一舉，遍七人而止。翁有會已兩舉，尚未得彩。是月值會期，私念若得之可百金，足以濟張用矣，然得失未能逆料也。屆期，因偽為疾，而約同會五人飲於其家，酒半將卜彩，令老嫗傳語曰：「主人畏風臥幃中，可延客至臥榻前奪彩乎？」

客曰：「諾。」傳籌至翁名，遽呼持盞入幃中，客靜聽三響畢，持盞出幃外揭視之，六子皆赤。皆大笑曰：「得彩，得彩，勿藥，有喜矣。」客既散，翁蹙然曰：「餘生平不作欺人事，今為張孝廉計，不得已出此。可愧耳。」蓋翁預置瓊嬰與盞各兩，先列上彩色樣，易以示客，計在必得也。已而笑謂：「所卜之彩究竟何色？」揭盞試觀，亦六子皆赤。是年張捷南宮，人謂文星所照，神或助之。若某翁之不憚自污，以濟人急，其高誼不可及也。

錢塘王文莊公際華，乾隆乙丑一甲第三人及第，通籍。三十一年，蒙恩賞福字二十四幅，乙未冬重加裝潢，懸賜第之東，顏曰二十四福堂。

太常寺署中，有蝴蝶黃色，大如茶碗。吏人欲見之，呼曰：「老道。」則飛至掌中。有欲害之心則飛去，相傳自明嘉靖至今三百年物也。乾隆戊申冬，高宗齋宿郊壇，詢太常寺卿，乃以盒盛進，有《御制太常仙蝶詩》，命仍送歸寺內。

米萬鍾得異石於大房，束牲載書以告甬東薛岡。見之，復《代石報米書》。二書當時傳誦，以為韻事。此石棄置良鄉縣多年，乾隆間命運至昆明湖之樂壽堂，賜名青芝岫，有御制詩。

當日委諸榛莽，一旦托足蓬瀛。士之願致青云者，觀此可以興矣。

贛州鄧慕濂元昌，為諸生有聲。年二十五，得宋五子書讀之，遂屏棄舉子業，一以理學為歸。慕濂有長兄誓而頑，大小事必稟而後行，後母性瑣刻，每怒，慕濂必長跪請罪，得解乃已。後母弟早夭，弟婦有子，請於慕濂曰：「感伯之德，願留守待兒之有立也。」慕濂泣拜之。自是遂不入處室，挾其子與弟之子寢於堂，課督之。慕濂有田在城南，秋熟視獲，挾小學書坐城隅，見貧人子拾秉穗者，招之曰：「來，汝母然，近吾。」

吾教汝讀書。能背誦者量谷與汝。」群兒爭呢就之。慕濂始則使識字，既使諷章句，既以俚語譬曉之。群兒踴躍受教，既卒獲，群兒嗥曰：「獲卒，先生且歸奈何？」有泣者。自是每秋獲，群兒輒就學焉。城南人無少長智愚，皆曰：「我鄧先生。」

見有衣冠問鄧先生者，則曰：「是我先生客耶？」渴則進飲，飢則進食。市井人見慕濂過，必起立如弟子之敬師長然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，此其驗矣。

長洲沈立方執中，邑諸生，屢試不售。年五十餘，棄舉子業，循覽儒先傳注，旁通內典。久之有省，題其室曰：「心太平居。」作《太平吟》四首，以恬淡虛無分屬焉。其一曰：「國太平，境無虎。家太平，人安堵。身太平，揚蹈舞。心太平，去城府。藝硯田，逃稅戶。抱遺經，唾塵腐。山水緣，月三五。」

蝴蝶夢，日卓午。四海大，胥樂土。三萬場，畢吏部。子孫魯，篤斯祜。天甚普，人何苦。」其二曰：「國太平，煙無埃。家太平，蔬滿圃。身太平，隨左右。心太平，泯聲臭。一瓢飲，安且富。五柳風，人寬袖。繁華夢，牛馬走。錦繡林，嚴霜帚。」

醉山水，不在酒。淡蕩友，對清晝。疏鬆奏，長眉壽。石可漱，居何陋。」其三曰：「國太平，聖神代。家太平，高曾在。身太平，退藏會。心太平，絕瑕類。一炷香，無晨晦。半輪月，空罨礙。幾點煙，渺泰岱。想非非，夢環珮。耳到順，通天載。」

原出峽，放字內。雲可栽，鏡相對。紛藻繪，休滓穢。其四曰：「國太平，巍蕩天。家太平，寧謐邊。身太平，無事仙。心太平，不二禪。仰碧落，識太元。俯混茫，忘魚筌。浮雲去，何處牽。清虛來，自在眠。繪聲手，不在川。忘言詩，不著篇。」

浮漚幻，月輪圓。看轉旋，識幾先。」頗有康節行窩、伊川擊壤之樂。

吳縣周景曾聖與，每以盡倫為窮理之實，嘗榜其室曰：「學吃虧，尋快活。」

長洲何漚山紅，邑諸生，常佩一囊一筴，途中見字紙粒米必拾取之。家貧，課徒自給，而性好放生。有餘輒濟親友，人以窮孟嘗目之。晚耽禪悅，八旬外猶健飯，日行五六十里不知疲。時高宗詔錫老榜官，漚山年例應得檢討。人勸之試，曰：「吾福相薄，驟邀恩賜，恐生災患耳。」嘉慶初，奉詔舉孝廉方正，當道將以漚山名應徵，辭曰：「捫心自問，字字負疚，何敢冒為？且不就老科，而就制科，更折福矣。」年九十有七，無疾而終。

長洲餘仲林蕭客，與汪竹香元亮、周定生琳以道義文章相切劘。所著《五經鉤沉》，彭大司馬彩以進呈，奉旨入四庫全書，儒林重之。

崑山張潛文予焯，早歲有至行。父疾，割臂肉和藥以進。

父歿，終身孺慕弗衰。性好施，出私財為族人親戚營葬不計數。

漆工祁天章者，年四十，貧不能娶。張與金勸令娶，祁諾受金去。明日過祁，察其容甚戚，詰之，不肯告。詢其鄰，曰：「是以金歸而道遺。」張反其金如前，往語之曰：「爾有遺乎？」

曰：「否。」如是者三。張曰：「爾欺我。」出金袖中曰：「此非爾遺乎？」祁大喜，以為誠然。張又嘗遇賣菜傭失百錢，忿欲死。張呼至家，令家人平菜而陰納錢菜甲中。錢墮地，張佯驚曰：「爾錢乃在。」用是家中落，而施不衰。人呼之曰張善人。

江州崔進士念陵需次京師，聘某姓女鸞嫫為妾。崔故貧士，歸家省親不能俱載，寄嫫於其母家。母強售之於千戶某，嫫求死不得，入門展拜，即呼千戶為父，而訴以故。千戶義之，不奪其志，仍以歸崔。人頌千戶之高義，而嫫之急智亦不可及也。

靖逆侯張仁宗之配高夫人，詩才清絕。張侯家財數百萬，以好客喜施，不二十年而罄。薨逝後，其子謙襲職，貧不能支門戶。太夫人示以藏籙處所，發之得三十萬，賴以資用。蓋侯在時，太夫人已逆料之，而預為地也。其識力有過於丈夫者，豈復尋常閨閣中所能知？

六安夏秀才寶傳，少任俠，出雅雨盧公之門。盧謫戍，僮僕無肯從者，夏奮然往。居三年，盧蒙賜銀，始與俱歸，厚贈以報之，不受。人以此高之。乾隆庚子科，以年過八十，欽賜舉人。

杭州吳修撰鴻視學湖南，壬午科典試者為嘉定錢汀大昕、韓城王偉人傑，三公皆衡文巨眼也。諸生出闈後，各以闈卷呈吳。吳所最賞者丁甡、丁正心、張德安、石鴻翥、陳聖清五人，曰：「此五卷失一，吾此後不復論文矣。」榜發之日，吳使人走探。俄而鈔榜來，自第六名至末，僅有陳聖清一人，吳旁皇莫釋。未幾五魁報至，則四生已各冠其經矣。吳大喜。一時省下傳為佳話。

乾隆五十二年，貴築李尚書世杰督蜀，令民沿城皆植芙蓉垂柳。今皆合抱，花時爛若雲錦，人比之召伯甘棠雲。

往在成都見三異人。其一曰賣回子，係西域回鶻人。童顏鶴髮，類有道之士。住禮拜寺，冬夏不設茵席，以小石子堆一炕。夜則兀坐，日則閒遊街市。出言玄奧，人莫能曉。餽以食，有受有不受。其一曰徐瘋子，語音類秦人。疥癬滿身，行乞於市，夜則棲身東洞子門。途見所棄死貓鼠，則攜回燒之供爨。

病者向索藥，徐隨手拾土石與之服，無不立愈。其一曰笑和尚。

終日不言，見人惟一味憨笑。喜吸煙，向人索之，其人必多吉利事。故人爭與之，轉有固卻者。居寶光寺，寺僧惡其懶，故遲其飯，或未明即食，及舉箸，笑和尚輒在。鄰有張裁縫者，訝其非常人，俟其出遊，必瞞之。一日，笑和尚忽謂張曰：「爾寒暑無間，俟吾六載，必有所欲。但吾性懶，不耐為人師。

有徐瞞瘋者，道行高，堪為爾師。我當送爾至彼。」即偕往。

適徐爇火炙死鼠，飲白醪，遙見之，責笑和尚曰：「爾不耐為人師，又何苦拉別人乎？」言訖大笑。時朔風正勁，城門外寒氣更甚，笑和尚與徐皆赤足露頂，將及三鼓，徐脫身上破衲與張曰：「服之可禦寒。」張披之，奇暖而香。後徐張與笑和尚同日不見，惟賣回子至今尚存。

長白那蘭長海，父為鎮安將軍，以恩蔭宜得官，引疾不赴補。愛易水之雷溪，築室居之，自號雷溪居士，吟諷不輟。嘗襲裘弔所親喪，見其貧不能辦，即解裘與之歸。中途見異書，亟欲買之，又解其衷衣以質焉。由是得寒疾，伏枕夷然。李眉山嘗贈詩云：「二月輕寒擁鹿皮，人間獨有馬卿癡。夜來灶底無煙火，自詠梅花絕調詩。」可想見其人矣。

奉天於紫亭宗瑛為襄勤公之孫，乾隆甲戌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曆官至御史。性簡淡，不趨榮利，所在掃地焚香，似韋左司之為人。詩筆沖淡，亦酷似左司。著有《來鶴堂集》。

胡恪靖公寶 臬世居徽州，父官松江府教授，遂家焉。生公之夕，教授公寓居王文成公祠，夢文成手一金軸曰：「五十年後煩送吾鄉。」乾隆十六年，恭扈聖駕南巡。至會稽，御祭王文成，命公齎金軸讀祝堂下，方知前夢之徵也。

恪靖公未遇時，赴禮部試。有友人托其代齎文書投部者，為奴子誤事，致愆期。其人不得與試，公知之曰：「吾累吾友不得入闈，吾安忍獨試？」遂不入闈。尋考授中書，曆官巡撫。